

# 重新认识地方戏的灵魂

林 颖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任何剧种都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一些题材也非常适合突破发展,很多创新实践值得包容鼓励。但是,对方言和声腔音乐“动手”还是要慎之又慎,切莫伤到剧种的灵魂

至今保留着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分阴阳”的“八音”调值,这种方言调值在剧种念白韵律和声腔成形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同样的,广东话的“九声六调”让粤剧念白相比4个声调的普通话听起来更有旋律性和抑扬顿挫之感;莆仙方言用7个传统声调、15个声母和40多个韵母将上古汉语的遗存之音体现在莆仙戏中,更显这一古老剧种的古朴厚重。

除了独特发音之外,各地方言还有自己丰富多彩的词汇体系。福州话形容“很糟糕”用“平八”二字,给人“效果很差”“四分五裂”之感;巴蜀方言中“巴适”也比普通话“舒服”所传达出来的体验感更强;吴语用“芥末格”形容“很厉害”,更加生动形象。另外,很多方言还存在“文白异读”现象。充分发挥这个特点,能够给不同行当的人物塑造出迥异的“语言形象”——白话连珠、幽默风趣的丑角儿,文读铿锵、谈吐稳重的官生,文白混读、俏丽活泼的花旦……

由此,地方戏才能乘着灵动的方言翅膀,操着摇曳多姿的口音和充满民间智慧的俗语,舞台上的人物语言才更加精准到位,角色形象更加血肉丰满,行当特色更加鲜明立体。地方戏以百花争艳的姿态充分释放剧种魅力,才有了闽剧《贻顺哥烛蒂》、粤剧《搜书院》、莆仙戏《春草闯堂》、越剧《祥林嫂》、川剧《秋江》等脍炙人口、久演不衰的一批批剧目。

这么多古老、丰富、复杂的方言体系,外请主创难有精力在短时间内熟悉并驾驭。个别强势编剧、导演甚至认为方言“土气”,从剧本阶段就刻意淡化剧种特色,更谈不上

发挥方言优势。更令人担忧的是,青年一代本土编剧对方言的驾驭能力远不及前人。地方戏必须与方言“血脉相连”才能葆有自己的特殊气质。那些生搬硬套甚至极其拗口的台词,只会让地方戏的独到韵味丧失殆尽。

说完方言,再来说说唱腔。

闽剧在400多年的发展、沉淀中与福州话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剧种音乐风格——你能从“逗腔”中听到“水磨腔”的一唱三叹,能在“江湖”中听出弋阳腔的高亢激昂,能从“洋歌”的平白如话中捕捉到福州的市井气息。这三大不同源头的声腔体系最终在福州方言和本土民间音乐中渗透、融合,再辅之以逗管、双清等特色乐器,闽剧声腔音乐更显特色。湖南湘剧也是将传入本土的高腔、昆腔等各类声腔在长沙方言的规范下与湖南地方音乐深度结合,“湘化”而成。

放眼望去,大部分剧种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乐器和曲牌音乐。泉州梨园戏的“压脚鼓”和《长潮·朝阳春》等曲牌、江西赣剧的赣胡和《红衲袄》等曲牌、山西晋剧的“呼胡”和《平板》等曲牌……每个剧种都通过丰富的声腔、曲牌以及特色乐器,形成具有高分辨的艺术风格。

但是,如今不少大导演都有专属配器和作曲,他们恐怕没时间细致研究每种地方戏的声腔音乐,于是出现了唱腔设计、作曲、配器“两张皮”甚至“三张皮”的现象。受到追捧的大建制乐队、交响化配器也把剧种特色乐器淹没其中。最终,当大幕开启、序曲奏响之时,观众已然分辨不清看的到底是音乐



剧还是戏曲。

当然,我不是说倒退回师父的师父那辈人在明代、清代那样演戏才叫“坚守传承”。我的两位师父——刘小琴先生、胡奇明女士都是闽剧界一代名伶,他们始终在大胆尝试:刘先生创造了一套旦角表演程式“脱壳”,并为之设计了一套新的锣鼓经,胡女士率先进行妆造改良来优化旦角的身材比例,提升美感。任何剧种都需要适应时代变化,一些题材也非常适合突破发展,很多创新实践值得包容鼓励。但是,对方言和声腔音乐“动手”还是要慎之又慎,切莫伤到剧种的灵魂!

当秦腔演员一嗓子从喉咙里吼到天灵盖,我们不禁被这刺破苍穹的宽音大嗓所震撼;当越剧演员一声叹从唇齿间流淌到心尖上,我们又被这小桥流水的吴侬软语所融化。这不就是西北黄土地和江南水乡孕育出来的不同方言和戏曲吗?全国300多个剧种,各有所长、各有价值、各美其美,今天的创作者要革新传统,请先进入传统。

(作者为一级演员、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副主任)

只有内容创新才能让作品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观众希望看到的是更具有启发性的现实观照和价值探讨,是更有深度的人性剖析

国产悬疑剧数量急速增长,成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影视文化现象。《漫长的季节》《白夜追凶》《开端》《我是刑警》等凭借精巧独特的叙事结构、极具艺术审美的影像风格、唤起深度共鸣的情感表达,引发收视热潮。今年以来,《黄雀》《棋士》《沙尘暴》《乌鸟之上》接力热播,一批新剧也即将“上线”。综观各大平台片单,即使新项目开机趋于谨慎,这一赛道依然热闹非凡。作为影视创作的质量高地和影视出海的优势类型,悬疑剧在弘扬法治精神、讲好中国故事、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悬疑剧的火热,自有其因由。一方面,悬疑感和刺激感具有天然的戏剧优势,能满足观众从日常抽离的追剧预期。在确保悬疑浓度的基础上,还可以叠加社会议题和人文思考,融合历史、奇幻、爱情等元素。另一方面,互联网上娱乐产品数量指数级增长,对播出平台而言,悬疑剧具有短视频等所不具备的题材优势,这也为其自身建造了内容“护城河”。

悬疑剧还成为新生代主创的才华试炼场。各大平台起用的新团队已然崛起,新的制作理念与叙事方式为悬疑剧带来新气象。较之宏大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悬疑剧既具备现实题材的构成要件,又能从小切口进入,以小角度延展、“小人物”呈现,处理起来更加轻巧,与现实的联结可进可退。作为典型的商业类型片,悬疑剧追求极致化的艺术风格和精巧缜密的故事逻辑,更契合年轻团队敏锐、个性的创作优势。这一领域的试水,为年轻创作者后续驾驭严肃正剧奠定了基础。

然而,题材火热、创作扎堆也给悬疑剧带来“幸福的烦恼”。经过“大干快上”、反复开掘,近期悬疑剧已开始显露疲态,出现题材重复、风格雷同、审美平庸、演员都是熟面孔的状况,给人“千剧一面”之感,“破局”呼声渐起。

创新难度增大的情况下,感官刺激似乎是条充满诱惑的捷径。有的创作者奉行拿来主义,直接将大案奇案作为创作素材库,依靠升级犯罪手段,把奇观当成制胜法宝。这种“下猛料”所带来的热度并不可持续,一些缺乏善意的猎奇镜头,只会招致观众反感。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聚焦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悬疑剧,让社会派悬疑的取景框被固化。久未侦破的案件、显影被时代遗忘的“小人物”,由新老警察作为见证者,发出对命运的一声喟叹……这类作品将案件与人性的深度、时代的转型相结合,在对历史的回望和追问中引发现实思考。这一类型的开创者无疑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但一拥而上的模仿者却忽视了求新求变的创作规律和观众的真实需求。

悬疑剧要实现突破,不应只是地图上的拓展,满足于让冰天雪地的东北、风沙漫天的西北、潮湿阴雨的西南一一成为故事发生地,而是要综合利用独特的地理景观、历史人文景观和时代景观,构建新的审美体验;不应只是将悬疑剧与偶像剧、古装剧、年代剧等简单黏合,带来模糊、混杂、割裂的观剧体验,而是要取长补短,形成新的审美样态;更不能剑走偏锋,将犯罪方式进行英雄化的赋魅表达,将犯罪草率处理成“小人物的悲歌”。

话题和营销同样无法实现悬疑剧的真正突破,只有内容创新才能让作品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漫长的季节》将悲悯之心贯穿始终,走出东北题材悬疑剧的藩篱;《不完美受害人》保持对社会的深刻洞察,细致呈现人性中的可能地带;《我是刑警》抛下炫技套路,用素面朝天的类纪实风格赢得观众喜爱;《无尽的尽头》则通过对案件的庖丁解牛,提供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新解法。这些作品给今天的悬疑剧创新以启发,观众希望看到的是更具启发性的现实观照和价值探讨,是更有深度的人性剖析。只有生活上深入、思想上升级、艺术上拓维,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地打造好作品,悬疑剧才能成功突围。

悬疑剧——幸福的烦恼——怎么破

周 尔

## 微而不弱 短而益精

——评微短剧《狮城山海》

许心强



微短剧《狮城山海》剧照。

资料图片

前不久,书写南洋华人传奇的微短剧《狮城山海》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网络平台收官。剧里的华人群体最终完成了使命,以上一代人的艰辛打拼,换来下一代人的和谐安宁,中华文化的种子在南洋大地生生不息。

众所周知,微短剧近两周年发展迅猛,但也屡遭诟病,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管理新规和创作提示,加强行业监管,明确精品化方向。在这一背景下,投资过亿的《狮城山海》从一开始就被寄予了更多期待。

制作上,《狮城山海》摆脱了“粗制滥造”的标签,向“长剧质感”“电影感”靠拢。为还原最真实感的场景,该剧全程在海外取景,单在马来西亚就拍摄了95天,并在当地的影视基地打造了超过2.4万平方米的南洋历史文化街。正因此般精雕细琢,南洋风情才能跃然屏上,尽收眼底。

价值表达上,该剧用观众喜闻乐见的热血故事,反映了首批华人“下南洋”筚路蓝缕的艰苦历程,也对当时现实进行了错落有致的描摹,最终谱写出一曲慷慨激昂的海外华人奋斗史。正如剧集结尾所言:山海帮只是一段传奇故事,故事中的山海魂却生生不息,吃苦耐劳、团结互助、勇于拼搏、不畏强权,是华人屹立于世界的精神根基。

《狮城山海》既有微短剧所必需的爽感,又完成了主流价值观的表达;既

为模糊。单集片长20分钟的《狮城山海》的此番亮相,更新了观众和业界的认知,“像《狮城山海》一样的短剧”受到业界热议。

当然,《狮城山海》也存在人物行为动机铺垫不够、后半段叙事拖沓等问题。如何在微短剧的快节奏下,讲出通俗易懂的故事,平衡主线和支线的篇幅,高效建立观众对人物的认知,实现微而不弱、短而益精,这是微短剧面临的创作课题。微短剧品类的探索,正需要一步步在试错中校准方向,通过实践沉淀经验,更好构建新型的、观众喜闻乐见的视听叙事体系。



话剧《燕食记》海报。 资料图片

民  
族  
歌  
舞  
剧  
《烽  
火  
家  
书》  
因  
实  
在  
在  
而  
动  
人

权将军给妻子、母亲和女儿的13封亲笔家书,构成该剧的叙事线索。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虽然跨越时空来自革命年代,但信中对家人的思念,对好日子的期待,对小家与国家关系的思考,都亲切自然,没有空话大话,因而引人共鸣。

主人公

林 颖

唱腔设计和音乐编排,充分吸收左权县民歌精髓;舞蹈呈现和服装道具,巧妙加入左权县小花戏中的彩服彩扇和“嗦嗦步”“蝴蝶扇”等肢体动作。这些元素的使用也没有喧宾夺主,而是服务于主旨表达,把家书“唱给你听”的故事情境铺陈得更具现场感,也为紧张的戏剧环境增添了几分刚柔并济的观感。

与母亲、妻女的家书往来,与太行山区百姓的真情互动,在战场上的英勇抗敌,家书展开的3条故事线仿佛3盏聚光灯,多角度照见了左权将军的一生。牺牲时刻,伴随八路军战士、家人和当地百姓高亢悲愤的吟唱追忆,左权将军的形象在观众心中饱满地立了起来。至此,剧作主旨得以浮现——辽县更名为左权县,既是对革命英雄的深沉纪念,更是对太行精神的崇高致敬。

(陕西省榆林市 何行畅)

## 看台人语

舞蹈诗剧《九歌》——

跨越时空的诗意图话

“试问属于端午的仪式感,还有什么比看一场精彩的《九歌》更好?如果有,那可能是两场。”在社交媒体上,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出品、北京歌剧舞剧院演出的舞蹈诗剧《九歌》成为端午节日期间的热门作品。

《九歌》本是屈原所作的一组祭祀神祇的乐歌,楚地祭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可以说自带舞蹈属性。舞蹈诗剧《九歌》并未选择“复刻”古楚乐舞,而是从原作中提炼出东君与云中君、山鬼与河伯、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4组镜像,构成天、地、人、神4个篇章,摆脱情节的束缚,寻求更为纯粹的舞蹈表达。

(北京市海淀区 邱 爽)